

點燃教育的使命感

——訪金梅仙校長

何慶彬（ 社科所研究生）

時間：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

地點：台北市潮州街 124 號頌主堂

受訪者：金梅仙校長（以下簡稱金）

（金校長為本校市立師專時期夜間部校友，長期擔任校友會總幹事。曾任湖山、忠孝、福興、金華、東門等國小校長，現已退休。）

訪談兼紀錄人：何慶彬（以下簡稱何）

-成長背景-



（金校長近影。圖片來源：鳳鳴俠教學資源網頁）

何：首先我想請問金校長，您是出生於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金：我是二年級三班，就是二十三年，你看看十一、十一，十一月十一日，非常好記！

何：校長出生地在哪裡？

金：在上海出生的。

何：那是什麼時候有這個機會全家來到台灣？

金：是三十八年，因為家父是軍人，我們便跟著部隊，部隊到哪裡，我們就跟到哪裡！

何：一開始就住在桃園嗎？

金：不是，一到台灣的時候是先住在嘉義，後來就搬到台中，然後等到我自己成家以後，才搬到台北。

何：請問一下，校長家裡有幾個兄弟姐妹？

金：很多，在台灣應該有六個，在大陸有一個，七個！男女各半，男生女生、男生女生！

何：所從事的行業都跟校長一樣都是教育嗎！

金：我們算台灣的好了，六個兄弟姐妹，三個男生，三個女生；在三個女生中，我一個和另一個最小的妹妹是當老師，都是我們母校畢業，還有一個妹妹沒有走這條路。三個男生中，有一個是走軍人這條路。我的爸爸規定我走兩條路，因為我是老大，一條是國防醫學院的護士，一條是師範學校，我選擇師範學校！

何：校長怎麼會選擇師範學校，是對教育有熱誠嗎？

金：不是。如果我選擇去當護士，整天要照顧病人，不是很辛苦嗎！我還是去跟小朋友在一起好了，雖然我不喜歡，當時沒有人喜歡。因為嘉義女中十五個能直升高中，我的成績是全校第五名，不用考試就能直升高中，誰會想選師範學校？是因為家長壓力才選擇師範學校！

何：校長是讀台中師範？

金：對，是讀台中師範。我弟弟是男孩中的老大，爸爸就規定他高中畢業就志願軍校。那我呢，人家說我走對了，當老師，當主任，最後當校長，我說對啊！我弟弟最後做到陸軍上將！所以我們兩個是聽著爸爸安排一路走上來，把機會讓給下面的弟弟妹妹，但他們都沒有闖出來。

何：校長當初在讀台中師範後，決定要走教育這條路嗎？是否培養出教書的興趣？

金：沒有，讀三年怨三年，畢業後三年服務期滿我就離職了。後來在外遊蕩許久，發現一個師範生你能做什麼？翻開報紙，這個我也不會，那個我也不會，所有的我都不會。所以再回鍋、再回去，才發現原來當老師是很好的工作，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是很快樂的！從此以後，我就很認真、很努力，無論學校如何要求我，我都認為是應該的！所以我真正投入教育是在在外遊蕩五年後，而那五年都是當家庭主婦。回來後，失而復得，很珍惜！我遇到過很嚴厲的校長，要求很多的主任，我都有那個能力去勝任愉快。而且你要一我一定做二，你要二我一定做四，才脫穎而出！

-校長生涯-

何：後來您是如何從教師轉到校長這條路？

金：那也是我任教的學校校長鼓勵。我五年復職後一開始是士東，但是我家在三重，太遠了，後來才轉到台北市明倫國小，那裡的校長、主任鼓勵我最多。後來又遇到陳巧雲，也是鼓勵我最多的。她們這三個人，因為和我年齡相差一點點，雖然是主任、校長，但是她們把我當成朋友！公、私都鼓勵！就是這樣脫穎而出！在她們扶植之下，該去受訓的，該去研習的，通通都有了！記功嘉獎什麼都有了，成熟了！王校長就說該去考校長了。我就把所有資料拿來一翻，還真的應該去考校長了！我的記功，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我的什麼東西都剛好，什麼東西都剛好，就是應該去考，她就告訴我，一定要去考，那我說好就去考！



（擔任忠孝國小校長時期留影。圖片來源：台北市忠孝國小網頁）

何：那第一間考上的學校是在哪裡？

金：我選擇了郊區，我不敢在台北市中心，因為我的能力還不夠。一開始是在湖山，就是紗帽橋附近那個湖山國小。剛開始當校長，什麼都不敢做，就連公文都不敢批。我們以前當主任公文是呈嘛，只要校長你核就好了。我不敢批公文，每次我都打下來問，因為那時候王校長是光復國小的校長，我的主任廖主任也當劍潭國小的校長，就問其他人，問到最後，她們說：你怎麼凡事都問，你要自己決定！不可再問了，最後才下定決心自己來做！

何：湖山國小是一間郊區學校，老師流動率應該很大，你要如何把好的老師留下來呢？

金：我就來母校招生啊！我就說出我的感受啊！我一來就搬走最優秀三位同學到山上去，那一年真是轟動啊！轟動台北市啊！很多人問我是如何把這些老師騙到山上去？我就說，我把我們當老師的使命說的很清楚，他們就自告奮勇

上山來了！一個是李金鳳，一個是陳秋霞，一個是王蓮池，三位通通都是最優秀的學生。三位老師到山上去之後，就把山上學校的氣氛通通都提升了！不一樣，完全都不一樣，所以我常常認為，不是學生聰不聰明，而是老師如何教，學生自然感受的到。那個地方從來不參加比賽，我們參加合唱比賽，竟然得名；我們參加作文比賽也得名；參加朗讀比賽也得名；體操比賽也得名；參加什麼比賽都得名，只要我們帶隊下山來比賽就獲得名次，湖山國小絕對不會缺席名次榜，獎盃多的不得了。

等到我要離開的時候，我就跟當地家長講：「我是一個過路人，任期是四年，你可以看我對這個地方付出多少，愛有多少，可是看看你們是多麼冷漠！」家長以前都不在意，他們唯一希望就是把孩子轉到山下來上課。我說：「你們為什麼要把孩子轉到山下學校去？在大的學校，老師不可會像現在教你們孩子。」

因為我們班級最多十四個人，有的九個人，有的五個人，我去的時候學生最多有 142 個，六個年級！你看看他們所享受的空間有多大！我不用講，我只要拿這個錦盃給你看，這是什麼比賽，你的孩子以前有沒有參加過，我們鼓勵他不自私，不自卑，我們都鼓勵他你絕對可以，絕對可以，他就有信心，你看看連作文比賽都能得獎，實在不容易。例如合唱比賽我們沒有伴奏，於是就到山下找母校一位音樂系畢業鋼琴老師幫忙，用錄音帶錄好帶到山上去，邊放邊練，一遍一遍反覆練習。還是唱「聞笛」，很深的那個曲子。我們也參加舞蹈比賽，全校一起跳，我就跟那個編舞的說，你要想辦法把那 100 人都編進去，從一年級開始就要參加跳舞。她就編出一個舞蹈，有一年級、中年級和高年級，全校一起跳！但是我沒有錢買舞蹈用的衣服，那就穿便服，你自己去創嘛！而且我們還有刊物。

在那裡四年，我交出一張很漂亮的成績單。我走之後，看家長怎麼去想？在民國 64 年那個時候，他們非常排斥女生，他認為你是一個女生當校長，一定沒有什麼作為！

何：那個時候女生和男生當校長在管理學校上有差異嗎？

金：不是，因為那個時候女校長比例非常低！

何：所以當時學校老師大都是女生，校長卻是男生！

金：對！連主任也都是男生。在我那時候台北市國小女校長只有七個，當時我就是第七個嘛！

何：那當時有遇到什麼問題？

金：因為你爲了家，根本不可能出來，也不能走行政，如果出來走行政，那一定會影響家庭，家庭一定會抗議！

何：那校長後來是如何在家庭和學校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金：一定會有所犧牲，就像陀螺兩邊轉，你不可能不做家事，也不可能不煮飯。於是我每天校長工作結束後，我只好一邊走一邊想回到家該做哪些事。例如要在很短時間把晚餐做出來，自己要去克服嘛！還要不出風頭，因為先生不

希望你是一個拋頭露臉的公眾人物。我們就一方面讓家庭覺得自己盡量低調，一方面在學校也要扎扎實實做事。現在女校長就比較多了，大約有一百多人，大約二分之一，哪像從前一百多所國民小學，只有七個女校長。

何：那在管理學校上有沒有遇到什麼大問題？

金：沒有。但是我待過一所學校的工友抗議說，「我不喜歡在女校長下面做事」，於是就告到教育局，告到區公所，甚至告到市黨部。後來就慢慢跟他溝通，跟他做朋友，讓他覺得我來這裡是做事的，他來這裡也是做事，不要用長官那種嘴臉去跟他溝通，過一段時間就好了！

何：校長離開湖山國小之後，還有在哪些學校當過校長？

金：到忠孝，到福興，再到金華，最後再來到東門。東門是我自己選的，其他都是派的！

何：校長為何要選東門國小？

金：那個學校我一直都很喜歡，因為從我們當老師開始，東門國小在台北市就是一個好學校。地點也好，設備也好，它的整個聲望也很好。因此我覺得我應該到那裡去，我知道會在那裡退休，我也應該到那裡去！那個時候阿扁總統當市長，在我們一百多年校慶時的期許說：這是我們國民教育的櫥窗，因為它太適中了，那是個有歷史、有傳統的學校，我到那裡去退休我覺得蠻好的！這是我要的！

何：校長在東門國小，有沒有推行什麼新的政策？還是依循前面的政策？

金：要讓一個學校平平穩穩走下去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有些還是要改。像我比較重視教學，我從當校長開始，就非常注重老師的功能，老師是人，是人的工程師，你不要整天就像食譜照著做，你要有創意，你要有責任，你要有擔當，你要你的作為，所以我比較主張，老師你就是這個班級的靈魂，你自己去經營，就像王老先生有塊地，要種豆或是種什麼，是你可以自己掌控的！我不主張那種呆板的班級經營，所以那個時候吳英璋局長所推動九年國教的開放教育，希望有些學校能夠跟進，我們也跟進，是試辦學校。但你不要限制我用什麼教材，用什麼教法，我是根據學校整個先天條件，教師的素質和教師的優點、優勢在哪裡，或是這個學區的孩子需要的是什麼，非常扎實的來開放！

何：那校長您覺得推行的效果好嗎？在東門試辦的情況？

金：看老師，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成功的老師是有教學理念的老師，有教育愛的老師；失敗的就是剛畢業的老師，最優秀的，剛從師院出來的。他可能是空有一個理想，是一個空的東西，他根本不知道他的這個東西要用什麼方法去完成，不知道如何一步一步去達成。你給他意見，他以為你在批評他，妨礙他的教學自主，弄得一大堆問題，都是我們行政去為他們收拾，最後只好把他換掉，他還不服氣。我說：「你本來就不能當，你的那些理念都無法實現。你說你能實現，那你把你達成這個目標的教學步驟說給我聽。」他說：「這是我自主，我不告訴你」，我說：「你不告訴我，我幫不上你的忙。那你

自己跟家長說明好嗎？」他說：「家長也不可以干預我的教學」，我說：「那這個班級不能給你。」

他是剛畢業的，他選擇的教材，都是他自己喜歡的，不是學生需要的。他選李後主的詞，我說三年級孩子不會懂得，他說這很美啊！是很美啊，但是是因為你讀過啊，一般三四年級學生很難理解。老師還是要有教育理念，受過教育專業的訓練，而且有過一段時間的歷練。你也要聽得進別人的意見。例如說別人如何管理班級，用什麼方法，遇什麼問題要什麼方法，如果你只是只知道一個人埋著頭苦幹，卻不知盲點在哪裡，你就是空有理想卻沒有什麼表現也沒有，所以有成功也有失敗的！那種成功的老師，實在令人敬佩！你什麼都不用管他，你跟他談話之後就知道他把這一班當做自己的志業來經營！你不用擔心他教什麼，完全不用管，考試也不用管，他會根據他所想要了解的出題目考，考完之後，自己會檢討什麼地方該加強，什麼地方已經很好了，甚至到了國中還是陸陸續續去輔導，所以很自然這些孩子還是會回來，還是有互動，跟老師非常親。我給他們帶班是從三年級開始，三四五六都不換，所以家長對於老師都很敬佩，服氣的不得了！

這樣的經營，有很多的犧牲，有很多的付出，也有很多的擔當，如果你表現的好，別人會忌妒你；如果表現的不好，別人會批評你，家長也不信任你，最後要拿出成績別人才會欣賞你，成為你的助力。這的確很難，因為你要很早來，讓孩子一早到學校就能看到老師，就會覺得心很安，他也沒有規定做什麼，但孩子就會像看到爸爸媽媽一樣，心很安定，要什麼都可以。譬如說，他跟家長的互動，看家長什麼時候有空，就約那個時間和家長討論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就算學生都放學了，他還是跟家長在學校做溝通和座談，不受時間限制，他會知道你要幾點鐘到安親班接孩子，他會談到那個時間，一次不夠，那就一次再一次，這就是人師。

我也碰到我們母校畢業的，他成績非常好，因為只有成績非常好才能分到東門。他們是按照成績來選嘛！來了東門之後，早上不肯進教室，學生出了問題，他就去抗議：「我為什麼要去負責任，我又不是保姆，我是老師。」我說：「級任老師就是保姆，班級大小是你都要管。你不進教室，到了第一節課，你我的課，你才進教室。那我說得白一點，那就不夠資格領這個導師費，導師費也有三千多塊。」

何：這是現在一般師培生普遍情況還是特例？

金：是特例。

何：那現在師培生和校長那個年代有沒有什麼不同？

金：我要怎麼說呢？好，就是我們那個時候當老師，當一天老師就要對得起這個職分，如果我不想當，我就離開，我絕對不會允許自己在這個職位上混，或去投機取巧，這是沒有辦法的。那時能考師範學校都是十分優秀的，在我們那個年代能讀師範學校學生，都是十分優秀的，都是因為家庭狀況差一點或是兄弟姐妹多一點，才讀這個公費。還有就是本省人對於老師是非常非常的

敬重，他們認為能當老師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在日據時代當老師是有劍的，就擺在家裡面，一旦別人進入你的家裡面，看到這把劍，就知道你是老師，是有那種因素。但是現在如果是把老師當作一種職業，那就差多了！在我們那個時候當老師，是唯恐學校不找我，不論是觀摩教學還是示範教學，只校方找到我，我就覺得那是一個榮譽，在這麼多老師之中你能找我。那像現在，要找老師很不容易，如果被找上，老師都覺得：「為什麼我這麼倒楣？」心態不同！

何：校長有沒有要給現在學弟妹一些建議？

金：我們常對母校的老師說，要培養知識時間可以緩一點；但是對教育的使命感和整個人生觀的開啓，要擺在最前面，要先點燃學生對於教育的使命感。你要無怨無悔，如果你不喜歡，那就早早離開，因為世界上職業有很多，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既然你進來這個職業，你就要對得起這份工作，尤其你站在孩子前面，你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孩子，影響了一個孩子，也就影響很多個家庭，對孩子未來的人生觀都會影響，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在強調這些！

何：現在好像特別重視知識，再加上師培班又開太多。

金：對，那些知識，我買教學光碟、錄影帶隨時都可以取得，知識是隨時都可以得到的，主要是那個精神，做人處世和應對進退那種理念，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教他、愛他、帶著他走，我們一起來怎樣怎樣。老師要求我們：「只能說『我們』不能說『你們』」，是很嚴的！

金：我遇到過一位校長，那位校長是很讓人受不了的。我們在開會的時候，每個月都要開一次動員月會，就是所有老師都要參加。每次開的時候，不准講話，你要講話，他就會罵你：「你那麼會講話，你不要當老師，你去當議員好了！」如果平常工作通通都做完了，不可以看報紙，他會說上班時間哪可以看報紙？那時我們年輕人都會跟他頂嘴說：「我們作業都改完了，為什麼不可以看報紙？那報紙買了是做什麼用的？」他會說：「你把作業本拿給我看，你到底改了沒有？」

每天上班要簽到，年輕的時候都是簽在校長前面的；等到有了家庭和孩子，每次都在開會前才衝上去簽：校長就會說：「之前你很乖、在放本錢，現在你在吃利息。」我就說：「不幹了可以吧！在七月三十一日辭職不幹可以吧！我已經服務滿三年了。」他說：「八月可以不用上班還可以領薪水，你為什麼不要？」他在當時實在不盡情理，是非常令人討厭的校長；但是後來我非常感謝他，因為之後遇到每個校長和主任所給我任何工作，不論如何磨我，我都能勝任。

當我考上校長的時候，在母校受訓，學校問我希望見到哪一位校長請教？我就指那一位洪校長。結果真的，那時候母校就請洪校長來，洪校長說：「我都退休了，怎麼會有人要找我？」我說是我。他說：「你不是很討厭我嗎？」我說：「那個時候年輕我不懂事，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你說對不起，我非常對不起校長，你給我那種使命感也好，要求和訓練也好，都是一個好老師所必

須具備的。那個時候我年輕氣盛，所以我恨你，現在我懂了。但是我走得很匆忙，沒有機會跟你說聲對不起，現在我就要跟你說一聲對不起！我現在要當校長了，我要傳承你的認真和努力，但是我不傳承你的霸道！」

所以我後來當校長，就真的非常要求，絕對不霸道，任何老師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我當面溝通，我會跟他約時間，只有你有時間我絕對會跟你配合。你說下班以後、星期六或星期天，我通通可以，我跟你坐下來談，談很多事情，因為他想不是我們想的，我們想的，他往往無法去體認，後來把事情一解開以後，他會說原來你是這樣待我的。

比如說有一位老師因為我要派他去受訓他不去，就恨我恨到極點，常常三更半夜打電話騷擾。因為他認為我是在刁難他，讓他去受訓。他們的習慣就是一二年級、一二年級永遠都是教一二年級，因為一年級辛苦，二年級就可以很輕鬆，有一個獨立的教室，有半天可以休息。但是我認為年輕人應該有能力教所有年級，如果你在教完所有年級之後，你回過頭來你再選擇你所要的，也來得及。於是我就鼓勵他，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是新課程，你必須要了解。於是他就三更半夜也打電話，我不知道是誰？他就半夜打電話也不講話，後來跟他溝通之後，他才知道我是實實在在器重他，不是要害他！於是他後來就去受訓了。毛局長在位時所推動的新的課程，是開放教育，由於他是第一批受訓的，就被當作種子班，做了很多觀摩教學，他就覺得很光榮！就是這樣，中間有一個結，你沒有打開，需要時間，如果沒有時間，你沒辦法。你在很多人面前沒辦法談，只有在私下談，講完後，我才知道他在氣什麼？他也知道我不是故意在整他！那就好了！這種事情很多。

何：當校長都會遇到這種問題，不論是跟老師或是跟主任。

金：對！甚至是跟家長。

何：學校現在跟社區好像比較不太好經營，尤其現在家長好像又比較強勢。

金：也是！不要拗在那裡！做任何事都不要拗在那地方！彼此就僵了，那愈比就會愈糟。常常會找議員，再找立法委員，一個比一個大。這時候就必須在事情處理完後再跟他講，有時候解釋的不夠，他會認為你是在說官話、官僚、官樣文章，在這個時候我會跟他講，「真的是這樣子，如果我真的這樣做會這樣，我那樣做會那樣，把整個都分析過，如果是你的話你要怎麼選擇？」譬如說，像東門要選老師，那是一個傳統。有個家長信任某一個老師，他三年級和五年級都要選某一個老師來教，是選擇要到這個老師班上去，他就是想要這樣子做。我說你不要這樣，這樣一來那個老師在他的同儕團體會引人側目，被覺得說你的班上怎麼都是一些特殊生，特別好，他也不好教。有很多特別問題，就是要談，談到他了解了就會配合。談到最後他不了解他還是會告你。在東門是最可愛的！東門這些家長都是高知識份子，他告完之後，告訴你：「我打電話到教育局找某某」，威脅你，「我要告你哦！」

何：就是威脅你，要你妥協！現在老師不像以前那麼好對付家長！

金：有人說你們學校裡面有百分之九十三的老師打人，我說：「你這個數據哪裡

來？把你從數據得出的百分九十三拿給我看，我就服你，你隨便亂講就不可以。」就這樣，很多很多事！我們也覺得，離開職場後，應該把這些經驗傳給後來的人！

何：其實校長可以跟學弟妹講這些，如果有機會我把這份報告拿給學校看，看學校講什麼。

金：走過那麼多年的風雨，那個時候當校長還能主控，還蠻有主權的，教育局還有它的作為的，不像現在掌握是在家長會。像一些老師都是受家長掌握，如果家長會是很配合，那學校就很好辦；如果家長會處處牽制學校，那所有人就遷就！但是我常常覺得任何一個問題它都不是一面的，一定是三面的。我們常說四個腳最平穩，三個腳也是一樣的；如果只有兩個或三個腳，且中間有一個腳比較短，就不平了，就一定沒有注意到它的平衡性！還有就是舊經驗成爲一種包袱，太多了！各個學校不同，各個老師所呈現的問題也不同！所以是很辛苦的，因此現在大的學校沒有人要！

何：所以現在校長都喜歡小的學校。

金：同樣都是當校長，我爲什麼要去管千人的？以前我們是很有制度，從小的，再到中的，再到大的，一步步歷練上來，到那個大學校就很有經驗了，遇到任何千奇百怪問題都能解決，我不會慌！現在一出來當校長就要去大的學校，如果又是舊的學校，包袱又很多，蠻難的！

-師範求學生涯-

金：師範生培養就是要對小孩子說：「我們來掃地，我們來擦黑板」，不能說：「你們去擦黑板，你們來擦窗子」，要呈現出老師和學生一起來做，所以我們都習慣了！在黑板隨便寫一個字，都要規規矩矩和工工整整，我們板書都是要考試的！寫不好，還要補習，還要在黑板上不斷練習，所以師範生那三年訓練是很扎實的，都要住在學校裡，即便是你住在學校附近，晚上都要回來學校，都要統一管理。我是民國 40 年進入師範學校，就是軍事管理，有教官，有訓導人員，管得非常嚴！

何：校長平時課餘時間，是留下來看書，還是從事其他活動？

金：當然是跑出去啊！星期六就跑掉了，星期天直到最後一分鐘才會回來！

何：那時候學校對於黨化教育或是愛國教育非常重視嗎？

金：愛國教育很重啊！但是黨的話，優秀的學生會吸收你入黨，不優秀，才不會要你入黨，因此不會要求你強迫入黨！

何：但是對於愛國教育如蔣公精神等培養就十分注重了，是所有師院都一樣嗎？

金：對！整天都是救國團的活動，整天都在唱：「時代在考驗著我們！我們要創造時代」，這也很好耶！是在那個時代，但是到了現代就不是如此了！教育畢竟是基本，是人生的基礎工程，如果基礎沒有打好，這個高樓將來也很難

修起來！

何：那校長是什麼機緣下就讀本校，是讀女師還是市立師專夜間部？

金：應該是市立師專夜間部。

何：那是當校長一陣子才來念嗎？

金：是我已經當老師和主任了。

何：那那個時候校園和現在校園差別很大嗎？

金：還是以師範體系上來的人嘛！很用功，那個時候我們分一個甲班、一個乙班，我是夜間部的，甲班是師範生，乙班學生有的是在學校代課，所以等到實習的時候我們都有學校，他們就沒有。因為他們都是代課，工作時常都會換。我覺得我們這一班的上課都很認真，進來就很認真上課，一下課就走了，因為要忙家庭和其他一些事情，都是搶最前面坐！都搶第一排坐。所以我說我三年好像都沒認識什麼同學，我都坐第一排，就是講台下的那一個位置。我老師在講台講了什麼，我都能記下來！那個時候寫得也快，理解也快，所以每到考試，在禮堂（也就是現在的圖書館）都採梅花座，我才不管，不論是考卷上任何一題在書本上哪一頁第幾段我都能背出來，就算是哪一天講的我都知道！

何：所以那時候同學交流沒有很頻繁？

金：大家都是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功課，我現在有台中師範的校友會，有師大的校友會，就是沒有師專的校友會，夜間部畢業後同學就散掉了，就沒有人邀，也沒有人連絡，實在很可惜！

何：校長您在讀師範學校的時候，學生以本省人為主，還是其他族群都有？

金：本省人為主，在我讀師範學校的時後班上只有三個外省人，很好相處

何：會不會有什麼省籍情結？

金：沒有，從我們到台灣來就覺得沒有什麼省籍問題，雖然我不會說台語。我經過這麼多省份，我出生在上海，什麼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我都走過了，都住過，從來沒有在我的生命裡面有過省籍問題。所謂省籍，那是後來加的！因為那個時候學生人數比較少，所以考取的也比較少，在學校都很和樂！我當主任的時候，我的校長是本省人，後來我要考校長的時候，他也是極力推薦我。他是本省，而我是外省，全部都沒有什麼省籍情結，你們都不要相信！

何：校長您讀師範學校的日子，對您人生有沒有什麼重大影響？

金：中國有句話一直影響我們：「家有五斗米，不當孩子王」，當年當老師其實就是那種窮途末路，所以我們有一種心理就是我們功課這麼好，我們為什麼要當小學老師？如果當了小學老師，會很難啓齒告訴人家自己是當小學老師，其他人都說你為什麼不去教國中？我們也想去國中，但是我不希望去參加那種甄選。我覺得我一定要取得一個學歷進去，才比較有身分地位，但我又沒有時間去讀師大，所以我只好留在小學。那個時候會覺得薪水還是有差，但是後來就沒有了，因為隨著在學校工作期間愈來愈長，愈覺得這是基礎。如果我基礎打得好，你才有發展！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表現得好，你就要看

我教得好不好。如果我教得好給你，你上面才能發展。從此以後，走到哪裡我都說我是小學老師，抬頭挺胸、坦蕩蕩！

何：所以那時畢業以後，校長不想當小學老師？

金：對，不想當。就像那時候男孩畢業不想當軍人，如果要當軍人都是家裡比較清寒的，經由公費減輕家中負擔，畢業後就有工作。那份工作又叫鐵飯碗，不會被開除，那個錢拿回家很管用！可以養家活口，那個時候是這樣。想不到現在要當老師擠破頭！

-校友會-

何：校長，聽說你擔任過校友會副會長，有嗎？

金：沒有，是總幹事，擔任很多年。

何：那是什麼的校友會？是師專的嗎？

金：那是全校的校友會，周陳阿春擔任會長，我擔任總幹事。

何：那時候校友會有沒有要推動任何活動？

金：陳會長對校友會的定位是在交誼，不定位在別的功能。因為那時候還是女生多男生少，年輕人快樂就好，校慶的時候回來，經費都是她出的。因為她是議員而且家裡財富也很多，經費全由她出，不需要別人來奉獻什麼，都買很多點心，歡迎畢業的同學來開聯誼會，就在禮堂裡面來歡迎大家，也沒有入會！

何：也就是比較流於形式嗎？

金：就是說純粹是聯絡感情，有這個會稱存在，但是實際功能不大。後來到了李仁人當會長時候，他就覺得要立案，要怎麼樣！但是我們畢業同學覺得我們母校的校友會和國北師比起來還是差了一些！

何：國北師校友會功能比較強嗎？

金：因為他們校友都是男生，在社會上都已有名，有地位，有什麼，號召起來很容易，學校比較買帳，而且聯繫也很緊密，也能做很多的事。女生都是以家為主或是以學校為主，比較沒有辦法。我們曾經吸收過幾個剛畢業的男校友，像曾任吳興國小校長的區校長，還有吳武典，他是彰師大輔導方面的，還有一位張姓校友，後來就當老師，那三個實在非常優秀，我們便吸收進來。但是三個還是起不了作用，我們還是希望年輕的人進來。現在還是希望年輕人進來，看你們想做什麼，依照你們的心願去發展。現在是蔡秀媛當會長（現任敦化國小校長），我們已經離開學校太久了，影響力也比較小了，也不在職，如果在職，我還可以動員學校的老師！

-教改後的小學教育-

何：我看到現在師培生想要參加教師甄試但沒有名額，很擔心這些師培生的未來在哪裡？

金：優秀的還是可以找到。我曾經參加教師甄試，擔任口試委員好多次，我發現那些師培生，他們迷失了教學主旨，他們來試教也好，什麼也好，都是方法很花俏，抓不到重點，我沒有辦法給他分數。他們以為帶了很多教具就能得分，不知道必須要把教具配合在教學之中。結果我們給什麼人最高呢？因為我們評審有好幾個人，也有好幾間教室，最後我們開檢討會的時候，討論你們這組錄取哪幾個？結果錄取的人就是沒有教具、什麼都沒有的，就是一開始說我們今天要上國語課，是第幾課，請小朋友把課本把翻開，我們來讀課文，研究哪些新詞，就是這麼傳統的！

何：所以說那些比較傳統的比較吃香！

金：不是，因為你只有十分鐘或是十五分鐘，所以你要趕快把題目點出來，你到底這堂課要上什麼？有一次我們就跟那個老師說：「你好可惜哦！十五分鐘上完了，我們不知道你在你今天要上什麼？」他光引起動機就用了十五分鐘，重點根本沒進去。一開始就在黑板畫格子，那排乖我給你打勾勾，那排乖我給你打圈圈。我說，「一開始進到教室要做這些嗎？不需要，你這堂課要做什么都沒講」，他就是沒有抓到重心，整天拎著皮箱到處跑，跑遍天涯，不可能找到得嘛！

何：校長現在教改對小學教育有何影響？新式教育和傳統教育相較之下有何不同？

金：外面的那些花俏東西太重，主要的學習內容放掉了。其實所謂教改的東西就是教學內涵、教學的主旨，老師都掌握住了，你可以用多樣的方法去教。配合你孩子的狀況，你是用講述的，還是表演的，還是唱的、玩的，什麼方式都可以，我不限制你，但是你要達成那個目標，你這個目標不可以偏離。你不可以一直做遊戲，玩到最後什麼都沒學到，什麼都沒有，這哪裡叫做教改呢？教改是給老師自主，在老師很了解教學的主旨、教學目標，和你已經掌握你孩子的需求，你要給你孩子什麼？你非常清楚，你才可以去做！就像一個廚師，你今天要接待什麼人，有哪些材料，你要如何秀出你的廚藝來，然後讓他吃到你想給他的東西，但是裡面的營養絕對需要，你要炒、要煎都由你，但是裡面的東西不能沒有了！

何：但是現在教改似乎很多東西都被排除掉了！

金：對！比如那些學習單，需要的時候就要有學習單，不需要的時候就沒有；也不是給家長交代，你看我給了孩子這麼多東西。看學習單有一整本，但是到底學到了沒有？卻不一定！我覺得師範教育中的教材教法等各項課程所教的，必須要讓學生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他要用什麼方法進去？不是就像那本食譜，我非得要那樣做，一點都不能改。好的廚師是能換來換去的。我還碰到過一個老師，他認為現在是開放教育，「小朋友，你要做什么都可

以」，那孩子就自由了。我去管他，說：「你班級常規怎麼那麼不好，你今天教學主題是什麼？」他說：「教學自由化啊！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嘛！」我說：「教學自由不是這樣，是我不規定你怎麼做，但是你一定要有你的作為！你的教材一定要研究，你要用什麼方式最精簡的、最有效率的把這個東西給他，方法你要自己去想，你可以刪掉東西或是增加東西，甚至你挪移都可以，你可拉到前面教或是放到後面教都可以。但是這個東西是主食，你不可以省！」

我曾經羞辱過一些到學校來實習的老師，我說：「我當老師的時候，師範生相當於高中畢業，我就能勝任愉快了，就能站在講台上面把學生管理好！你們現在都已經是大學，比我晚了四年，照理說你的成熟度、學識能力都比我強很多；但是你看你教學一點內涵都沒有，是很花俏，在教學觀摩的時候是很花俏，花很多時間在教具製作、在遊戲、在其他很多如作業單上，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在國外沒有那麼多科任老師，我也參觀過美國的學校，他們沒有很多科任老師，他們是交換教學，就是你哪科強我就跟你換。他們很早就到學校，而學生來的晚，然後回去的早，差不多兩、三點就放學了，老師還會留下來討論教材。他們寒暑假也不是休息，哪像我們，每次都告訴我：「不要找我，我在國外哦！」我說：「你們還有領薪水哦！」像外國他們就很扎實！

何：所以說我們學國外都是學皮毛，根都沒學，我都很擔心我們都皮毛東學一點、西學一點，都不去找根在哪裡？會愈來愈亂！

金：我每次都說我們的很多老師都是從國外拿了很大學位回來，不會有錯，但是我又感覺不到他的真實在哪裡？我們沒有讀書，不敢亂講話！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何：校長是什麼時候接觸到宗教這一塊？頌主堂是屬於基督教的教會？

金：我是在東門國小的時候有老師帶我到這裡來。人生本來就應該有一個信仰，人生難免會有不如意的時候，與其你自怨自艾或是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如有一個信仰，有個依靠。基督教則是沒有要求你要出錢，什麼都沒有，是沒有條件的。只要你信就可以了！所以非常容易成為主耶穌的兒女。

於是我們很自然的就來了，來到這裡之後覺得這裡很溫暖，彼此關懷，互動也夠，而且每一個禮拜有固定的聚會！除了星期天，每個禮拜四是老媽媽們，像我這老媽媽聚會的日子。至於年輕媽媽也聚會，有兩個團契，在傳道的帶領下，我們查經，查聖經，報告生活上的心得，彼此交託，一起來禱告和關懷。十點鐘開始，到中午，會有一個班去準備午餐，沒有輪到我我就不用準備，到時候我就有的吃！大部分教會成員都是公教職為主，所以大家生活圈和人生經歷都有共同之處！

何：所以說宗教現在對校長來講是退休生活很重要的一塊。校長還有沒有從事其他活動？

金：退休校長有一個聯誼會，那個聯誼會有許多活動，如郊遊、聽健康演講、和彼此開會啦！還有一個刊物叫《春風》，最早是我負責那個刊物，後來我搬到桃園，覺得太遠了，我就交給了別人，活動有很多。所以退休校長活動有很多，還有學校，退休人員都有聯誼會，每逢校慶、運動會，或是大的節日都會回來，還有畢業典禮也會通知，你想去就去，不去也可以！政府也編有預算，讓我們老朋友可以很快樂的見面。我們覺得政府給我們的很多，像政府有給我們退休金，樣樣都不缺，真是很幸福的一群！

只是真的很盼望說這個國家能安穩向前走，不要有吵吵鬧鬧！我們真的很怕，因為我們經過那種抗戰，好不容易到台灣來了，雖然說我是江西人，江西是什麼樣子我都不知道，我是台灣長大，我就是台灣人！我們是愛這塊地方的！我們也有機會移民到國外去，但誰也不願意移民出去啊！有幾位校長是因小孩在外國讀書或是要照顧孫子才到國外去，一旦任務結束，就會回來了！他們生在這個地方、長在這個地方，一切的人際關係都在這個地方，怎樣都在這裡！所以什麼樣都不願到國外去！

何：校長對於我們這些後進，有沒有想辦一些活動或是具體措施？

金：我們很想回母校，把我們當年如何辛苦的自我要求的情形說給大家聽。你聽不聽沒關係，但是你至少知道曾經有人是在如此困苦的環境之下走過來的。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你會知道很多人也是這樣苦過來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別人都過得去你為什麼過不去，他就有一股力量！

何：所以我們學校對於經驗傳承沒有很積極在做囉！？

金：對！我們很希望積極把它拓展開來。還有我們常常在講，當母校畢業生要考老師的時候，從學校中找一群人來進行模擬考試，你來教，我會告訴你這個不好，這個得不到分，至少我們曾經當過甄選委員，讓我們點你一下，你就不會浪費時間，也不會辛苦！但是我們後來想到，好像台北市未來幾年都不需要老師。我曾經問過前興雅校長宋校長，說：「你比市長還偉大，也比局長還偉大，台北市任何事問你就可以了」，他就說：「接下多少年都不可能考老師」，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減班啊！小朋友愈來愈少！」現在的人可能很難想像，我曾經教過一班 73 個人，是升學班啊！

何：班級好管嗎？

金：都很乖啊！因為要升學，那時候就把學生分開來，在六年級的時候的就分了，那些孩子是要讀書的，他就知道他的使命、他的任務；那另外一批就知道他不要讀書，他就去打掃、去打球、去玩，那就是所謂的放牛班！

何：應該叫 B 段班比較好聽吧！那時候那些孩子會不會覺得被貼標籤？

金：會！那是開玩笑的！

何：那所以說升學班和放牛班相處起來沒有什麼摩擦嗎？

金：對！因為一班是死 K 功課，一班是自由自在的！

何：那時候學校會特別關注升學班嗎？

金：會！老師選最好的、最認真的，油印機拚命印講義和考卷讓學生考，下課時間老師還不下課，那個時候我們就是都不收費，因為我們認為是一種榮譽，如果我們班 73 個學生去考試都考上了，那不是證明自己教學很厲害嗎？我自願的留下班幫學生加強！

何：那請問校長是喜歡當老師還是喜歡當校長？

金：我啊！我現在是喜歡當老師，因為我真正可以把握住學生，不管這班學生有多少個，我可以真正影響他，是直接的。而校長要透過老師或是主任，若是主任想法跟你是不一樣的話，很多你要求的東西到他那邊就變了。他會加啊、減啊，什麼都沒有了！但是有時候我又會想，校長畢竟影響力比較大，老師只能管理到自己班級那一塊，都很好，都無所謂！我現在還常常去幫忙海外一些學校！

何：是透過教會還是其他管道？

金：不是，是和朋友，像前北一女校長鄭美俐校長、陳巧雲校長，我們是同年次的。我們原來就認識了，因為都是台北市國小校長。鄭美俐校長很早就是師大進修，因為成績很優異，後來就考上國中校長，我們都沒有去考。後來考上以後，她在國中又有表現，就到高中了。（編按：鄭美俐女士為本校女師時期校友，曾任北一女校長。）

後來我們要到緬甸去，它那邊有一所華文學校，已經成立七十多年！最早是孫立人將軍從雲南貴州撤退到緬甸，就成立一所華文學校，然後就一直傳承下來，現在擔任學校的校長是鄭美俐校長之前的學校主任，他就是從那間華文學校畢業後到台灣來讀書的。他是華僑，來到台灣來讀師範學校，讀師範大學，後來到國中任教。在退休後回到那間華文學校一看，我們母校各項資源都很缺乏，不論是教學方法、或是師資都不行，等於初中畢業教小學，高中畢業教初中，停留在那傳統抄寫方式，連傳統講述法都還差一點。

於是他希望我們去幫他們的忙，等於是師資培育，用一個禮拜速成去培育師資。就是這一課我們教給你看，要怎麼教。我們分成幾個單元，第一節課要教什麼、第二節課要教什麼，就教給你看，然後你選一個單元教給我看，我再告訴你什麼地方你教得好、什麼地方你教的不好，還有你整個教室黑板要怎麼用、桌椅要怎麼排。我們就在那個學校，用一個禮拜把他們所有缺點挑出來。也教他們圖書館怎麼用，因為如果不用就只是一個藏書樓。如果圖書不夠，我們在台灣幫你募，募了一大貨櫃，然後他們來台灣想辦法幫它運走，把貨櫃運回去！佛光山非常了不起，他們對教育十分重視。他們看到華文學校宿舍什麼都沒有，是用竹篾做的，沒有辦公室也沒有餐廳，於是佛光山就拿錢給他們蓋新的，新的餐廳、新的辦公室、新的宿舍，整個使它煥然一新，明年我們會去看！

何：校長是每年都是去嗎？

金：沒有！我去了一次，像鄭美俐校長去了兩次，像北一女幾個主任去了很多次！

何：所以很多台灣老師在默默耕耘這間學校！

金：對！沒有錢我們就捐，認養那邊的孤兒，認養一年一萬兩千塊，台灣的我們也有認養，像台中那邊風災的，九二一的，我們也去關懷，我們能做的就這些了。我們曾經也跟我們吳（清基）局長提，因為吳局長是我們老師，在師大的時候都是他的學生。我們雖然七老八十，但也還沒有得老年痴呆症，我們還有一點點力量，其實你可以用我們，你讓我們去做任何事情。如果學校有問題發生，你先讓我們去聽，讓我們去處理，讓那個節鬆一鬆，最後你再來處理。因為我們又不是官方，又不是什麼，也許我們講老師願意聽，校長也願意聽，因為現在校長都是遴選出來的，也許那個結打的很死，讓我們先去鬆一鬆也好，但是現在他還沒有找我們！

何：我覺得現在應該是雜事太多了，因為台北市常常會和教育部針鋒相對！反正中央說什麼台北市就不照做！

金：我們也參加過很多次評鑑，我們都是盡量鼓勵，肯定，不要去吹毛求疵。因為教育不是一加一等於二，好的就去多鼓勵多肯定，高帽子給人多戴幾頂，因為人都是這樣子，這樣才有動力，總比心理充滿抱怨或氣憤來的好！

何：校長在最後要不要給學弟妹未來從事教職時一些建議？

金：我常常勉勵每一年新到學校的老師，你既然來了，就既來之，則安之，不管你滿不滿意現在的工作。既然是和尚，就要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這個鐘要敲得很響，用你的力氣，你既然是要敲了，就把它敲響，你不要去敲又不把它敲響，或是該去敲你又不去敲，那你當這個和尚，就不盡責！

你可以離開，但是每件事你必須交代的清清楚楚，不能拖泥帶水。沒有人規定你要在這個職位上一輩子受苦受難，你可以換，但是你換到其他位子，你就會這麼如意嗎？我就告訴你，「我是一個優秀生，我為什麼要當小學老師？當時我離開就覺得很有面子，但是我去做其他事，我都不會，我才會回來。如果不是我離開這個位子再回來，我是不會這麼認真的！

何：校長那就不再繼續打擾你，今天訪問就在此結束，訪問稿整理好之後我後寄給校長看看有沒有要修改的，那就謝謝校長了！拜拜！

金：拜拜！